

— *Gei wo san tian guang ming*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 海伦·凯勒

— *Helen Keller Hu* —

一本让千百万人重获信心与希望的书

创造这一奇迹全靠海伦那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她接受了生命的挑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光明的一面，最后又把那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序言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海伦·凯勒的散文代表作。该书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了海伦变成盲聋人后的生活，后半部分则介绍了海伦的求学生涯。同时也介绍她体会不同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她的慈善活动等等。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

目录

梦魇降临	4
童年记忆	7
我和妹妹	10
希望	12
照亮心灵的人	14
亲近大自然	17
爱是空中的云彩	19
喜悦和惊奇	22
圣诞礼物	26
波士顿之行	27
触摸海洋	30
山间秋季	32
阳光穿透了黑暗	35
学会说话	37
《霜王》风波	40
世界博览会	46
拉丁语的乐趣	48
信心与希望	49
剑桥学校的收获	51
冲破逆境	54
我的大学	57
思想的乌托邦	61
多彩的生活	67
一双双托满阳光的手	73
大学生活	78

怀念马克·吐温	87
不服输的人	92
我的巡回演讲	96
怀念贝尔博士	98
战乱中的奔波者	104
拍摄电影	109
快乐的剧院生活	113
不惑之年的喜悦	118
走出黑暗与寂静	121
美好时光	134
讨厌的孩子	137
救济院	143
我要上盲人学校	147
第二个机会	153
法院之行	158
青春集锦	162
成为家庭教师	167
小暴君	171
师生之间的较量	175
单独训练	179
来自水的灵感	183
文字三昧	185
体验生活	187
照亮残障者的灯塔	193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95
第一天	197
第二天	199
第三天	201

梦魇降临

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1880年6月27日，我就出生在这里。

我父亲的祖先原来生活在瑞典，后来移民到美国，定居在马里兰州。我有一位祖先是聋哑教育专家，他创作了许多聋哑教育的著作。这真是一种巧合，谁能料到我这样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人竟然是他的后人呢？每当想到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我就情不自禁地感慨：世上最无法预知的东西就是命运了！

率领全家来到这个小镇的是我的祖父，他在这里开垦了一大片土地，从此，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安居乐业。塔斯甘比亚镇非常偏远，因此那时候祖父每年都要骑马到费城去采购庄园和家里所需的物品，如种子、农具、肥料和日用品等。从我们这里到费城路途遥远，有1200多公里的距离。在赶赴费城的途中，祖父常常写信给家里告知一路都很好，让他们不用担心，信中还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旅途中看到的西部风景，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如今，那些古老的信件都在姑妈那里珍藏着，闲暇时，大家常常拿出来逐字逐句地阅读，津津有味地回忆着昔日的旧事，其兴奋程度不亚于阅读历险小说。

亚瑟·凯勒是我的父亲，他曾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过南部联军上尉，而且是个优秀的军官。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比父亲小好几岁，是他再娶的。

在生病以前，我也是正常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当时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所仆人住的小房子。那时候，南方人家常常在居住的房宅旁边另建一座房屋，以备不时之需。南北战争以后，父亲也在地基旁边加建了一间屋子，他和我母亲婚后就住在那里。从园子看过去，这个宅子宛如一座树枝和绿叶搭就的凉亭。黄蔷薇和茯苓花的花丛掩盖了整个小阳台，在这个快乐的天堂里，轻歌曼舞的是那些成群的蜜蜂和轻盈的蜂鸟。

祖父母的老宅距蔷薇凉亭仅几步之遥。我们房子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树木，篱笆上爬满了葱郁的英国常青藤，邻居们非常喜欢我们的家，并叫它绿色家园，这是个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啊！虽然这座花园样式很旧，但我非常喜欢，因为这里珍藏着我的美妙童年。

莎莉文小姐是我的家庭教师，在她走入我的生活之前，我常常一个人沿着路边坚硬刺人的方形黄杨木篱笆，缓缓地走到庭园里。我的嗅觉很灵敏，刚刚绽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会引导我很快找到它们的方位，那扑鼻而来的清香气息令人顿觉神清气爽。有时，我心情不好，就会大发脾气。这个时候，我也喜欢来这里寻求安慰。我把炙热的脸颊藏匿在凉气袭人的绿叶和草丛之中，这里是使烦躁难耐的心情冷静下来的最好办法。

每当来到这个“绿色家园”时，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会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这使我禁不住伸出手去触摸，有时触摸到一根枝条，根据花瓣和叶子的形状，我就知道那是荫庇着凉亭的藤蔓。这里有羞涩地低垂着的芬芳的茉莉；有悠闲地匍匐在地上的卷须藤；还有罕见的蝴蝶荷。这种花异常美丽，富有灵气，因为它的花瓣凋落时和蝴蝶翻飞的翅膀有几分相似，而且还散发出丝丝甜蜜的芬芳，所以名叫蝴蝶荷。但是，在我的心中，那些爬藤蔷薇才是最美丽的，而且这种花在北方的花房中很稀少。它们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阳台上，四处攀爬，空气中弥漫着它的芳香，掩盖了尘土的气息。清晨的蔷薇尤其让人陶醉，上面沾着亮闪闪的露珠儿，摸上去柔润而滑腻。人们都说上帝御花园中的日光兰异常美丽，而且独一无二，我想，它与这清晨的蔷薇相比也不过如此吧。

与普通的孩子一样，我的出生，简单而平凡。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因此我的诞生令家人既紧张又欣喜。我呱呱坠地，睁开了双眼，全家人的目光都投射到我的身上。然后，大家开始绞尽脑汁为我取名字，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他们吵吵嚷嚷，都觉得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最适合我这个中心人物。父亲希望以“米德尔·坎培儿”做我的名字，因为那是他最尊敬的一个祖先。而母亲则认为，“海伦·阿尔弗雷德”是最合适的名字，因为那是外祖母少女时代的名字。后来，父亲就不再发表意见了，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依照母亲的意思，用外祖母的名字“海伦·阿尔弗雷德”作为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取好之后，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带我去教堂接受洗礼。也许是父亲过于紧张和兴奋，或许是本来就不想用那个名字，总之，在前往教堂的途中，我的名字曾经在他的大脑中消失了。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父亲这才想起要用外祖母的名字，于是脱口而出：“海伦·亚当斯”。可是，这个名字不是外祖母少女时代的名字，而是她婚后的名字。后来，我的名字也没有纠正过来，“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也一直延用至今。

听家里人讲，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好学，自信又倔强的个性，而且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常常模仿大人的行为举止，这也是我最可爱的地方。等我长到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奶声奶声地说“你好”了。还没满周岁的我就能清晰地发出“茶！茶！茶！”的声音，我说得真真切切，家里人也听得明白，令他们感到十分惊喜。我成了盲哑人之后，虽然我忘掉了以前学的单词和发音，但我仍然记得几个月大的时候学会的那个单词——水。在我的语言能力完全丧失以后，“水”这个单词的音，我仍能模模糊糊地发出来。后来，老师教我用拼写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我就再也没有发出“水”这个单词的音了。

母亲说我走路比普通的孩子早。大概是刚满周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给我洗完澡，把我从浴盆中抱出来放在膝盖上。外面树枝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轻轻闪烁，刹那间，我的好

奇心突然被引发了，我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迈开蹒跚的步子，奔过去踩踏那些影子。当我的好奇心逐渐降温时，身上的那股冲劲也消耗殆尽了。于是，原来有力踩踏影子的两条腿也失去了力量。我跌倒在地上，并使劲挣扎着想要再次站起来。这时被惊得发呆的母亲才回过神来，把我从冰冷的地上抱起来。

虽然我拥有视力和听力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是美好的大自然依然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春光短暂，白鸟啁啾，莺歌燕舞；夏天，丰满的果子和美丽的蔷薇花在枝头招摇；深秋来临，草黄叶红，满园飘香。只是，在我活泼好动哑哑学语的年幼时期，这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然而，好景不常在，幸福转瞬即逝。一个本应是百花争艳，知更鸟和百灵鸟放开婉转歌喉的春天，我却在一场高烧的病痛中遁入了黑暗和沉寂。第二年阴郁的2月，我莫名地高烧，而且久治不退。医生们诊断是急性胃充血和脑充血，他们竭尽全力挽救，最后还是对我的家人表示爱莫能助。然而奇迹出现了，一天清晨，我又莫名奇妙地退烧了，这次高烧发得奇特，退得也奇特。全家人都为我的死里逃生欣喜若狂，感天谢地。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场莫名奇妙的高烧竟然夺走了我的视觉和听觉，我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见任何声响了。我被残酷地放逐到一个混沌无知的世界，像婴儿一样蒙昧地生活，而对这些，家人却全然不知，甚至连医生也感到意外。

如今，回忆起病中的情景，我对母亲的印象尤为深刻。她在我高烧不退，昏昏沉沉的时候，轻柔地抚慰我，耐心地哄劝我，鼓励我勇敢地接受治疗，这些减轻了我的痛苦和烦躁。当我从病痛和迷乱中醒来时，只感到眼睛灼热疼痛，记忆中那可亲可爱的阳光投射过来，刺得眼睛生疼，我翻身面向墙壁，蜷伏在床角。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视力日益下降，阳光日益暗淡，再后来，陪伴我的就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了。

直到有一天，我睁开双眼，记忆中那可亲可爱的阳光消失了，那令人烦躁的声响也消失了，代替它们的只有漆黑和静寂。我就像跌入了噩梦的深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本能地想叫，却叫不出声音，那种悲伤和恐惧令人终生难以忘怀。

在此后的一段时光里，我渐渐适应了黑暗与寂静，对以往的事也渐渐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觉得我的世界充满了黑暗和冷清。直到莎莉文小姐的到来才改变了我的命运。她卸下了我的心理负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她用真情点燃了我心灵的烛火，使我那寂静黑暗的世界重见光明。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19个月是五彩缤纷的有声世界。但那美丽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翠绿的小草、茂密的树木和妩媚的花朵却都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这些零零碎碎的景色始终是我黑暗沉寂岁月的最好装饰。

童年记忆

病愈后几个月的事几乎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记忆，只是依稀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膝上，或是紧拉着母亲的裙摆，母亲忙里忙外的做事，而我就跟着母亲后面到处走。

时光匆匆而逝，我逐渐开始用手去触摸各种东西并且凭着感觉去辨它们的用途。或者揣摩别人的动作、表情，来猜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表达自己想说的、想做的。于是，在渴望与人交流的思想的作用下，我开始试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拉着别人往我这里，表示“来”，推表示“去”。当我感觉到冷时，我就会缩着脖子，做出发抖的样子，告诉别人我冷了。当我想吃面包时，我就用切面包、涂奶油的动作来示。

母亲也竭尽所能与我交流，她做出各种动作。让我了解她的意思，我总是可以清楚地知道母亲的意思。说实在的，在那漫长的黑夜里，我完全是靠母亲的慈爱和智慧才感觉到生活的一丝温暖。

通过与母亲交流，我渐渐懂得了一些生活上的事。5岁时，我学会了把洗好的衣裳叠好收起来，把洗衣店送回的衣服分类，并能从中挑出自己的那几件。从母亲和姑母的梳洗打扮，我知道她们要出去，就求她们带着我。亲戚朋友来串门，我总被叫来见客人。他们走时，我挥手告别，这种手势的意义我还依稀记得。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重要的客人到家里来拜访，从门的启闭，我知道他们已经来了。于是，我趁着家人不注意时，跑到母亲的房间，学着母亲的样子在镜子前梳妆，往头上抹油，在脸上擦粉，用发夹把面纱固定在头发上，并且让面纱下垂，轻盖在脸上，尔后，我又找了一件宽大的裙子穿上，然后，我便穿着这身奇怪的装束去楼下同他们一起接待客人了。

大约是在莎莉文老师到来之前，我便感觉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嘴巴在交谈，而不像我用手比划着。因此，为了弄明白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会站在两个谈话者之间，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巴，但是这种方法并不管用。于是我疯狂地摆动四肢，蠕动嘴唇，企图与他们交谈，可是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我愤怒地又踢又叫，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在这些小事上，我常常无理取闹，虽然我心里也知道这样是不应该的，可是一有事情到来，我又急躁得控制不了，保姆艾拉常常被我踢伤，尽管我知道她很疼，心里也感动十分愧疚，但是，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还会疯狂地胡乱踢打，以发泄我的不满情绪。

我的童年时代是黑暗无光的，但是却有两个伙伴与我朝夕相处，一个是厨师的女儿——

玛莎·华盛顿，另外一个是一只名叫贝利的老猎狗。

对于我的手势，玛莎·华盛顿能够很容易懂得，所以每次吩咐她做的事情，她都能很快就完成。玛莎大概认为与其跟我打架，还不如乖乖地听话来得聪明，所以，对于我交待的事情，她能迅速而利落地完成。

我的身体茁壮结实，喜欢争强好胜，而且不计后果。大概是害怕我暴虐，她从不违背我的意思。那个时期，我跟玛莎在厨房里度过了不少时光，我喜欢帮玛莎做冰淇淋，揉面团，或是喂喂火鸡，有时也为了几个点心而争吵不休。

我喜欢喂火鸡，这些家禽一点儿也不怕人，它们与我很友好，喜欢让我抚摸它们的羽毛，还喜欢在我手上吃食。

有一次，我手中的番茄竟然被一只大火鸡抢走了，也许是受火鸡的启发，不久我和玛莎把厨娘刚烤好的饼偷走了，躲在柴堆里吃得一干二净。不料，这张饼却让我和玛莎在第二天吐得一塌糊涂，吐完后我想，不知道这坏肚子的惩罚是否也降临到了那只火鸡的头上。

我特别爱到花丛深处寻找珍珠鸡的蛋，因为珍珠鸡喜欢在隐蔽处筑巢，所以我在闲暇时常去那里寻找野趣。我虽不能跟玛莎说“我要去找蛋”，但我可以把两手合成圆形，放在地上，示意草丛中有某种圆形的东西，玛莎一看就懂。我们若是有幸找到了蛋，我会用手势告诉玛莎，我绝不允许她把蛋带回家，因为她会在途中失足摔碎它。

回想起我和玛莎在一起度过的童年时光，谷仓、马粮和乳牛场都给了我们无穷的快乐。我们简直像极乐园里的天使。我跟玛莎到乳牛场时，挤牛奶的工人常常让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有时候，也会让我把手放在牛的乳部，让我学着挤奶，那奶牛发起脾气，会用牛尾抽打我。

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我都是最快乐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过圣诞节，但是只要一想起诱人的美味，我就格外快乐。家人会让我们磨香料、挑葡萄干、舐舐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也模仿别人把长袜子挂起来，然而我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看袜子里装了什么礼物，因为礼物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勾起我的好奇心。

和我一样，玛莎·华盛顿也喜欢恶作剧。7月一个酷热的午后，我和玛莎坐在阳台的石阶上，像黑炭一样的玛莎把她像绒毛般的头发用鞋带东一束、西一束地扎起来，像许多根螺丝锥插在头上。而我皮肤白皙，一头长长的金黄色卷发。两个孩子一个6岁，另一个大约八九岁。那个小一点儿的盲童就是我。

坐在台阶上，我们两人饶有兴趣地剪着纸娃娃。玩了不久我们便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就把鞋带剪碎，又把石阶边的忍冬叶子剪掉。突然，玛莎的那一头“螺丝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开始，玛莎挣扎着，不肯让我剪，可是我蛮横极了，抓着玛莎的螺丝锥不放，拿起

剪刀就剪下去，剪完玛莎的头发，作为回报，我让玛莎剪我的头发，若不是母亲发现，及时赶来制止，我的一头金黄色卷发很可能被玛莎剪光了。

老猎狗贝利是我童年的另一个玩伴。他很懒惰，喜欢躺在暖炉旁睡觉，一点也不爱陪我玩。他不够精明，我尽力教他手语，但是他不愿理睬我，又懒又笨的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有时，它似乎被我吓了一跳，浑身颤抖；有时，它会蹲下来，全神贯注，就像准备捉鸟一样，我也不明白它要干什么。我一气之下就对它拳打脚踢。它总是很忍让地、无精打采地爬起来，伸伸懒腰，嗅嗅暖炉，然后在另一端躺下，似乎不愿意和我计较。我觉得无聊至极，于是又跑去厨房，寻找快乐了。

零散的童年记忆总会令人回味无穷。一想起那段没有光，没有声音的黑暗世界，这些影像就会更清晰地在我心头浮现。

有一次，我无意中把水溅到了围裙上，便把围裙张开，放在卧室暖炉的余火边，想把它烘干，急性子的我觉得不够快，便把裙子放在暖炉上面，突然间，火一下子蹿了上来，燃着我的围裙，也烧着我的衣服。我狂叫起来，老奶奶维尼赶来，用一床毯子把我裹住，差点儿把我闷死。火被扑灭了，我的手被烧伤了，头发也被烧得七零八落，但是其他地方烧得还不算厉害。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钥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我发现了使用它的妙处。有一天早晨，我玩性大发，把母亲锁在储藏室里，仆人们都在屋外干活，母亲被锁在里面足有 3 个小时，她在里边拼命敲门，而那敲门所起起的震动却令坐在走廊前石阶上的我咯咯笑个不停。然而经过这次恶作剧，父母决定要尽快请人来管教我，于是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来了。但她初来时，我也会伺机将她锁在房间里，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本性难改吧。

那一次，母亲让我上楼给莎莉文小姐送东西，我回转身来砰一下子把门锁上，将钥匙藏在客厅角落的衣柜里。任凭他们怎样劝说，我就是不肯说出钥匙的藏匿地点。父母不得不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爬出来，当时我得意极了，交出钥匙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我和妹妹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一家搬出了那所爬满藤蔓的屋子，因为我们有了一所更宽敞、更明亮的新房子。家中上下 6 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多了妹妹米珠丽。

父亲总是将自己埋在报纸里，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初的、也是最清晰的印象。那一次，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走到父亲跟前。那时，他一个人坐在一张张展开的大报纸中间，我找不到他的脸，原来他的全身都埋在了报纸的后面。父亲到底在做什么，我怎么也猜测不到，我好奇地学着他的模样，取下他的眼镜，挂在自己的鼻梁上，随手拿起旁边的一份报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开疑团。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父亲是报社的编辑，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因此每日笔耕不辍。

父亲是个非常爱家的人，他性格温和，仁慈宽厚。只有在打猎季节，他才会外出，其他时间都和我们在一起。家里人给我描述过，父亲枪法很好，而且是个精明的猎手。除了家人，猎狗和猎枪就是他的最爱。他待人热情，而且十分好客，每次都会带一两个客人来家里做客，这似乎有些过火。

他还喜欢种植花草，他亲手经营的花园是他的杰作，而且常常引以为自豪。据说他栽种的西瓜和草莓在村子方圆几里是最出色的。他还常常带一些上市最早的葡萄和精选出来的樱桃给我品尝。有时他去瓜田和果林中散步时也常常带着我，他总是慈爱地抚摸我，看到我很快乐他也很开心。当时，父亲那快乐的神情，至今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恍如昨日。

讲故事是父亲的又一个特长。我学会写字后，他常常把发生的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用一些浅显易懂而且形象生动的词汇在我的手掌上描画，引起我的阵阵笑声。当我成功地复述他讲的那些故事时，欣慰的笑容会爬上他的脸庞。

父亲是在 1896 年的夏天突然去世的，那是在北方度假的最后几天。他没有忍受很长时间的病痛，急性发作的病很快就把他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带走了。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这是我第一次体味到死别的悲痛，也是第一次认识到死亡的残酷。

对于母亲，她是全心全意宠爱我的人，是我的依托，真的要写到她，真的怕我的笔太笨拙了，反而不知该怎么讲起了。

出生至今，父母的爱一直伴随着我，我从来没有为衣食而忧，生活得平静而自在。然而我的生活和心态却因妹妹米珠丽的出生而改变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她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开始觉得不平衡，认为自己再也不是母亲惟一的心肝宝贝了，我满怀嫉妒。母亲膝头是我才能坐的位置，现在被她占据了。后来，我

渐渐觉察到母亲的时间和母亲对我的关心似乎被她分去了一大半。最让我伤心的是曾经有一件事让我蒙受了奇耻大辱和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我觉得母爱被分割了。

那时候，有一个布娃娃是我最宠爱的玩偶，我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兰茜。虽然我很喜欢她，但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劫数难逃，成了我的出气筒。虽然她已被我折磨得惨不忍睹了，但在那些会眨眼、会说话的娃娃中，她胜过其他所有玩偶，是我最割舍不下的。我常把她放在摇篮里，像母亲一样轻轻摇着她，想像着她入睡了，一时一摇就是一个多小时，舍不得停下来。我把兰茜和摇篮视为珍宝，从不允许别人碰一下。可是有一天，我却发现妹妹竟然霸占了兰茜的摇篮。本来就嫉妒她夺走了母亲之爱的我，看到她又霸占了心爱的兰茜的摇篮，不禁怒火中烧，带着满腔的怨气冲了过去，一把推翻了妹妹的摇篮。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母亲及时赶来了，双手接住了从摇篮中坠落的妹妹，这才使她的性命保住了。那时，我没有听觉和视觉，双重孤独紧紧地包围着我。自然，我无法感受亲热的语言和温暖人心的举止带来的亲密和体现出来的感情。直到接受了教育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亲情的可贵，才懂得了什么是幸福。从那以后，我开始试着与米珠丽交心。尽管我的一些手语她不太明白，我也听不见她咿咿呀呀的童语，但是，我们毕竟相差无几，因此常常在一起游戏，常常手拉手四处游玩。

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身体在逐渐长高，心理也在逐渐成熟，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那几种单调的手势根本就不够用。每次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那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被许多无形的魔爪扼住了喉咙，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发泄出来，因此，最好的发泄方法就是在地上翻滚、吼叫、疯狂地踢打、哭闹，直至耗尽最后一点力气为止。

若此时母亲站在身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忘记为何而发脾气。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最严重的时候是每天都要发脾气，而且每隔一个小时就闹一次。

面对这一切，手足无措的父母也忧心如焚。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哑的孩子。

当时，大家都对我能否接受教育持怀疑态度。然而，母亲却从未放弃，她在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在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纪录了一个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赫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而且他的教育方法也可能失传时非常苦恼。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让他们到亚拉马洲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他们愿意吗？

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有好几个盲人在他那里治好了眼疾，于是，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次旅行我十分愉快，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在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给我带来了无限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还把他检票用的剪子给我当玩具，那时我会趴在座位的一角，在一些废旧的卡片上打一个小孔，就这样玩上几个小时，也不会感到厌倦。

为了让我开心，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娃娃，但是没有五官。那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非常丰富，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什么样子。而让我最难忍受的是布娃娃没有眼睛。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安上眼睛。突然，我灵感迸发了火花，我想到了姑妈那缀着大珠子的披肩，于是我找到那个披肩并扯下了两颗珠子，指给姑妈看，让她缝在娃娃脸上。姑妈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

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是，没过多久，我的兴趣又转移了，布娃娃被我扔在了一边。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不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刚到巴尔的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了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家人听了齐夏姆医生的建议，立即启程带我去了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觉得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新鲜事，看到了许多新鲜的景物，兴趣越来越浓，丝毫没有觉察到家人们的忧愁。

到了华盛顿，我们顺利地见到了贝尔博士，虽然当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贝尔博士的温厚和热情令我永生难忘。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的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医术高明的博士，懂得我的手势，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成为我从黑暗走向光明，摆脱孤独隔绝世界，进入友爱温馨世界的开始。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写信，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提到过的一所学校，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所学校。

父亲立即写信求助，并在几个星期后收到了热情的回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 1886 年夏天的事，第二年的三月，教师莎莉文小姐才来到我的身边。

从此，我感觉自己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西奈山是基督教《圣经》中上帝授摩西十诫的地方）前，一时灵感通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明、是智慧的源泉”。

照亮心灵的人

1887年3月3日，我刚好六岁零九个月，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了我的身边，这一天在我的一生中至关重要，因此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的到来给我带来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令我感慨万分。

那天下午，这件特殊的事是母亲用手势告诉我的，而我也看到其他人匆匆忙忙地进出，我默不作声地走到门口，站在走廊上，静静地等候着莎莉文小姐的到来。

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柔和，它穿过阳台上的金银花叶子斑斑驳驳地照在我仰着的脸上。我有意无意地搓捻着那熟悉的花草的叶子，抚弄着那些为拥抱春天而绽放的花朵。我不知晓未来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奇迹，生活会向我敞开怎样的大门，我也没有深入地想过。在这以前的数个星期，我已被伤心、苦恼和暴怒折磨得疲惫不堪，心烦意乱了。

你曾经驾驶着大船在茫茫的大雾中、在烟波浩淼的大海上航行过吗？你是不是会紧张而谨慎地向对岸缓慢驶去？你还会不时地用各种仪器探测方位和距离，而且你的心会怦怦乱跳，对那些意外事件心怀恐惧，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没有接受教育之前的岁月中，我就是这样，像航行在茫茫大雾中的船只，没有任何测量仪器，更不知晓哪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常常在心中呼唤：“光明！光明！我要光明！”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我身边的这位小姐照亮了我的心灵。

突然，敏锐的感觉告诉我，一串轻盈的脚步由远及近，正在慢慢地向我靠拢，是母亲吧，我下意识地伸出了双手。一双手握住了我，接着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当时，我似乎感觉到了，这个人能带给我光明，能为我启示世间真理，能像母亲那样深切地关怀我，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安妮·莎莉文小姐。

第二天清晨，莎莉文老师就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并拿出一个漂亮的娃娃送给我。后来她告诉我，那是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朋友们集体赠给我的，娃娃的衣服是年老的劳拉·布里奇曼亲手缝制的。我抱着娃娃玩了一会，莎莉文小姐把我的手掌摊开，在上面缓慢地拼写出“doll（洋娃娃）这个词”。我把这种用手指拼写当做一种妙趣横生的游戏，兴致盎然地模仿着在她手上画。最后，当我的拼写被老师确定准确无误时，我感觉无比自豪，兴奋得涨红了脸，我飞快地跑下楼，在母亲摊开的手掌上拼写我刚刚学到的词。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拼写，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文字，只是依靠我的感觉，单纯地模仿莎莉文老师的动作而已。尽管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还是通过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学会了不少词汇，而且知道它们的意思，比如：sit（坐）、walk（走）、pin（针）、

stand（站）、cup（杯子）等等这些词汇。几个星期后，我逐渐领悟到了，原来世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我在玩莎莉文小姐送给我的新娃娃时，她把我原来的那个布娃娃也拿来放在我的腿上，然后她又在我的手掌上拼写出“doll”这个词，我就明白了大娃娃和小娃娃都叫“doll”它们的名字相同。

一天上午，cup（杯子）和 waten（水）的关系我始终弄不明白，并且和莎莉文老师纠缠了半天。她告诉我“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固执地认为“杯”就是“水”，“水”就是“杯”，把两者混为一谈。见我暂时转不过脑子，她只好把问题暂时搁在一边，重新教我拼写“doll（洋娃娃）”这个词。我正在为刚才的问题烦恼，而且现在的练习更会令我感到腻烦，我忍无可忍地将洋娃娃摔在了地上，而且感到非常痛快。我从来没有觉得发这种脾气有什么不对，既不觉得惭愧，也没有悔恨感，我根本不知道爱惜娃娃这类的东西，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黑暗和寂静，温柔和同情根本就无从谈起。莎莉文小姐对我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把那些碎片扫到炉子边上，我觉得很得意也很满足。最后，她把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我知道她要带我去户外感受和煦的阳光，呼吸新鲜、纯洁的空气。

我们沿着小路走到井房，房顶上的金银花此时开得正艳，一阵阵芬芳扑鼻而来。有人正在提水。莎莉文老师引导着我把一只手放在水龙头下，一股清凉的水瞬间倾泻在我的手上。然后她在我的一只手上拼写“water（水）”这个词开始写得很缓慢，后来逐渐加快速度。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全神贯注于她手指的动作。就在那一刹那，灵感袭遍了我的全身，我记起了忘却已久的事情。我似乎拿到了通向语言宫殿的金钥匙，一股神奇的感觉激励着我的大脑。我彻底地区分了“杯”和“水”两个单词，这种从我手上流过的清凉而奇妙的东西就是水。

可以说，水开启了我的心灵、光明、快乐、希望和自由都是它赐予我的。当然，未来生活的路上仍然会有许多阻碍，但最终一定能克服。

我的求知欲开始日益强烈，这都是因为受到了“水”的启发。虽然宇宙万物相互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有各自的名字，而每个名字都启发了我的新思想。回到房间后，由于我开始以全新的观点和新奇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因此，我觉得我碰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活体。我想起了那个摔碎的娃娃，就摸索到炉子跟前，想把那些碎片拼凑起来，可是摔破的东西怎么能像原来一样完好无损呢？想起自己的所做所为，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悔恨的泪水，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无法弥补的事情，我深感惭愧和懊悔，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如此感受和认识。

就在那一天，我学会了许多单词的拼写，现在还依稀记得有 **father**（父亲）、**mother**（母亲）、**sister**（妹妹）、**teacher**（老师）等等。这些词汇就像一团团花簇把我的整个世界装点得异常美丽。晚上，我美滋滋地躺在床上，觉得这一天收获巨大，企盼着雄鸡破晓，开始新的学习。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孩子！

我的灵魂因莎莉文老师的到来而觉醒了，她使我的心灵充满了和煦的阳光，是伟大的莎莉文老师重塑了我的生命。